

JIANGJUNDEZUOTIANHEJINTIAN

将军的昨天和今天

- 雄风犹在
- 将军，在那暴动过的村子里
- “铁包公”闽南行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

《将军的昨天和今天》是《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》中的一部

将军的昨天和今天

作者：陈其南

译者：陈其南、陈其南、陈其南

“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”

解放军出版社



将军的昨天和今天

JIANGJUNDEZUO
TIANHEJINTIAN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将军的昨天和今天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75印张 196千字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—14 300

ISBN 7-5065-0014-0/1·3

统一书号: 10185·183 定价: 2.00元

目 录

将军山	(1)
联络员	(23)
独臂将军写书	(46)
将军，在那暴动过的村子里	(62)
从武将到“太史公”	(106)
足迹重重的故乡	(123)
雄风犹在	(148)
暮年壮歌	(168)
“铁包公” 闽南行	(179)
“花匠”	(197)
他在顾问的岗位上	(216)
将军的足迹	(229)
悠悠清泉水	(254)
将军与人民	(268)

将 军 山

傅 崧 山

年近七旬的王直将军忽然有了雅兴，想把数月前画过的那幅题为《将军山》的国画，精心地重画一幅，赠送给一位刚刚结识的年轻的军人。

王直将军居住在福州五凤山麓。他那栋雅致而又古朴的住宅被棕榈和玉兰树簇拥着。这里还住着十几位将军，虽然环境略嫌偏僻，但却甚为幽静，不失为撰文作画的好所在。

时值一九八四年初冬，五凤山上的草木依然郁郁葱葱。一位拎着采访专用小皮包的年轻军人，走进了将军家的客厅——一个布满山水画和工艺品的高雅世界。他立即被出自老红军之手的雄奇国画迷住了。他赞叹老将军与众不同的兴趣：种花爱种山茶花，丹青所画的是以革命老根据地峰峦为主的山水画。画上的山峰，有的巍然突起，高凌霄汉；有的孤峭如柱，壁立若屏；有的重峦迭嶂，吞云吐雾；有的偃伏如象，矫似游龙……啊！就是这些巍峨、雄伟、庄严、峥嵘的大山，象征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，孕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！

年轻的军人端坐在客厅里的硬木沙发上，敬重地望着坐在对面硬木沙发上的将军，就象仰望着一座高山。

将军和蔼可亲，谈笑风生，光荣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，完全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。只有当他点烟划亮火柴时，那

眉宇间才闪露出一名老战将的英武凛然之气。

将军无意中谈到，他取材于闽西革命老根据地风光而创作的《将军山》、《闽西茶亭》两幅国画送闽西画院展出，被一位回来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观光活动的华侨看中，愿以每幅五百元的价钱买走，画院的同志舍不得出售。年轻的军人听到这里，忽地来了灵感，兴奋得轻轻欢叫起来：

“首长！我准备写您的这篇报告文学，就定名为《将军山》……”



起床的军号声划破了五凤山冬晨淡淡的雾霭，将军闻号即起。

早睡早起，是将军在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。战争年代，敌人常在拂晓时分来偷袭、进攻，敌机也常在天刚亮时飞来轰炸、扫射。所以，晚上如果没有多少事，他总是抓紧时间早睡，第二天早早起来，免得有了敌情措手不及，给部队造成损失。两年前，将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主动要求从福州军区副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，军务不是那么繁忙了，但他的生活习惯依然没有改变。

昨天下午，将军再次接受了那位年轻军人的采访。夜里上床的时候，他想起年轻人头一回听到《将军山》这幅画时，那热烈的目光和兴奋的话语，他决定重作此画相赠。因为，他深深地理解年轻人对《将军山》的兴趣和感情。

将军这一辈子，算是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——

他诞生在山歌缭绕的闽西上杭县才溪乡。一九二九年，年仅十三岁的他就参加了闽西暴动。十五岁那年，当上了红

军。在张鼎丞、谭震林、邓子恢等同志的领导下，转战在闽西、闽南沸腾的群山中；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在陈毅、粟裕等同志开创的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；

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，他驰骋于苏北、山东及朝鲜半岛的山野之中；

从朝鲜回国后，他又被派往福建前线，带领部队警惕地守卫在沿海一线的山岗上；

现在，他又与一些当年曾叱咤风云的老将军在一起，居住在闽都的五凤山麓。

他对大山有着无比深沉、异常强烈的感情。他画中取材的那座将军山，位于闽西清流县境内，当年毛主席和朱老总曾带领红四军经过那里。一九三三年，将军所在的红三十四师划归彭德怀同志的东方军指挥，在将军山一带打过仗。一九七一年，将军带领野营拉练部队再次爬上挺拔险峻、风景幽美的将军山，请人拍了不少风景照以作资料。十三年之后，将军把将军山的雄姿再现于画稿之上。这位老红军战士、闽西画院的名誉院长的作品，赢得了画展参观者的交口称赞……

吃罢早饭，将军走进了他的画室。

这个画室，其实是用三合板将客厅的一部分隔开来的一个小房间，仅容放置一张画桌及一些国画资料，冬冷夏热，光线不足。然而，将军只要一走进小画室，就象走进了自己的艺术王国，顿时感到心旷神怡，异常舒适。

将军将一张宣纸铺在画桌上，举起了饱蘸墨汁的笔。

说来，他这握了五十多年枪的手，也握了五十多年的笔。

将军少年时，读过四年书；参加红军后，在三年游击战争中，他当过宣传队员、宣传队长、俱乐部主任。他用饱蘸革命激情的笔，为广大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乡亲画漫画，写标语，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。

有一次，红军大队人马到达江西瑞金，他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门前画了一幅漫画。正巧，毛委员来看望部队时，看到了这幅画。毛委员双手叉腰，微偏着头欣赏了一番，然后转身问宣传队长：“这是谁画的？”

宣传队长答道：“是我们宣传队的小王——王直同志画的。”

“画得不错嘛！”毛委员高兴地笑着说，“这个好。用这种形式进行形象化的宣传，老百姓不识字也能看得懂啊！”

听了毛委员的赞扬，他画画的热情更高了。后来，戎马倥偬，南北转战一晃就是几十年，他虽然画得不多，但手中的画笔总舍不得丢掉。

两年前，将军离休时，高高兴兴地对老伴说：“我下来啦。只要党的事业兴旺，我们在不在位都一样。”

老伴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，自然深明大义。她含笑对将军建议说：“你有了空闲，可以找一些乐趣嘛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打扑克，打麻将，钓鱼。可你过去不是挺喜欢画画吗？现在没事的时候涂涂画画，精神生活也会充实一些呀！”

“对！我就练练国画，画画山水。”

将军兴致勃勃，连连点头。他买来一些美术参考资料，努力刻苦自学，同时有意识地把地方的画家请到家里来作画，认真地向他们学习。到浙江开会时，他特地在杭州市逗留了几天，向浙江美术学院的老师们求教。平时，他还常到

福建省军区找酷爱美术的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作人，互相交流绘画经验。每当他完成一幅作品，不管画得好坏，都感到由衷地高兴。老伴也会在一旁半开玩笑地鼓励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有进步，天天向上嘛……”

将军的国画水平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的进步是惊人的。他以画革命老根据地的著名山峰为主，也画他到过的名山大川。他重返当年战斗过的地方，打开画夹，对着那些洒过战友碧血的山峰写生，然后把厚厚的画册带回福州，再让这些光荣的山再现在宣纸上。

诗言志，画亦可言情。将军画山，自有他的深意。两年来，他画了几百幅山水画，分赠给老战友的就有一百多幅。老战友们收到这些画，自然欣喜异常，他们回赠的礼物，多半是宣纸和狼毫笔。一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老战友，还送给他一些复制的古代名画。两年来，将军的部分作品先后参加了福州军区画展、华东老战士画展、安徽新四军老战士画展、福建画展和闽西画展，还有二十多幅画被《解放军报》等七家报刊选用。现在，将军画画的兴致越来越浓，一天不画，就觉得难受。

国画强调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要求“意存笔先，画尽意在”，做到以形写神，形神兼备。特别是画山水画，更要有一种大气度，胸有成竹，一气呵成。

《将军山》的构图，在将军的脑海中早已形成。他是有大将风度的人，这种风度，早就在血火交织的斗争中显露出来了。

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，他所在的红九团与敌人激战，团长、政委都牺牲了，担任组织干事的他毅然挺身而出，把被打散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，继续与敌人周旋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三千多名日本鬼子和八百余名伪军，突然包围了

我新四军十六旅司令部所在地苏南溧阳唐马地区。血战中，旅长罗忠毅同志和政委廖海涛同志全都壮烈牺牲。在没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情况下，他这位组织科长又挺身而出，针对敌情，果断地做出决定，勇敢机智地带领一千多名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，星夜由日伪结合部的间隙中，一枪未发地突围出来，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。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，出国第一仗，他就率兵全歼了不可一世的美军一个营，被晋升军政治部主任……

然而，这些本来已经载入史册的光荣历史，到了“史无前例”的十年动乱中，反而成了他的“罪证”！某些人发现他对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“很不理解，很不得力”，因此想找出个“历史问题”整倒他，说什么：“旅长、政委都牺牲了，你怎么能突得出来？你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”

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他这一辈子清白坦荡，对党无限忠诚，对人民无比热爱——这些，青山可以作证！

在那些风狂雨骤的日子里，他——王直挺直了腰杆，宁折不弯！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王直想起了羊角花盛开的故乡闽西才溪，想起了当年“扩红”时母送子、妻送郎当红军的火热场面——这个被毛主席誉为“模范乡”的才溪，为我们的革命、我们的红军部队输送出了三千多名优秀子弟。可是，经过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到了建国初期，这三千多人已只剩下了“九军十八师”——九位军职干部，十八位师职干部！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，多少革命先烈在黎明到来之前静静地倒下了。而他，作为一名战争的幸存者，难道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，还有什么打击和委曲不能承受吗？他，应该象大山那样屹立！

将军将狼毫笔饱蘸墨汁，俯首画了起来。国画通常采用

的技法是皴、擦、渲、染。他先用皴法勾勒出将军山的峰峦、山石和树身表皮的各种脉络纹理。他熟悉纸性，他知道，墨汁一沾到宣纸上，就象奔马一样难以驾驭，一笔之差，往往会使整幅画功亏一篑。所以，每当作画时，他的精力总是十分集中，他最不高兴这种时候被人打扰。他的老伴、子女和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习惯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会来打扰他。

将军写文章时，也不喜欢受到打扰。他的笔很勤，在职的时候，常常自己动手写讲稿、写文件，很少让秘书代劳。战争年代，他常利用战斗间隙写点东西。五十年代末，担任福建军区小报副政委的将军亲自写文章，在军报、省报和军区小报上介绍海防前线的英雄模范连队。

将军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写革命回忆录，二三十年来，他的笔始终没有停下。建国十周年时，作家出版社把他的短篇回忆录收成一集，定名《从闽西到浙西》出版。一九七九年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回忆录《艰难的历程》，第一版就印了十三万四千册。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他写的《国旗为什么这样红》为书名，出版了一本革命回忆录合集。退休之后，他在作画的同时，更是争分夺秒地撰写回忆录。通常，他都是把稿子写好后，再请一些同志提修改意见，或做文字润色工作。自建国以来，三十多年中他先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回忆录和文章。眼下，他撰写的长篇回忆录《茅山烽火》已写出草稿，正在请人修改整理，准备交解放军出版社出版。作画和写回忆录，成了将军离休之后的重要生活内容。

小小的画室里安静极了。将军在潜心作画。他已用皴法把将军山的轮廓全部勾勒出来。第二步就是“擦”，使山、

石、树、泉产生质感。就在这时，他清楚地听到客厅门外有人轻声地问道：“首长在家吗？”

二

将军的笔在半空中停住了。他侧耳听了听，来客正小声地用浓重的闽西乡音与闻声而出的警卫员谈着什么，警卫员正在向客人解释——首长有事，请稍等。

他有些惋惜地看了看蘸好墨的狼毫笔，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把它放下了。他知道，是闽西那两位要求解决老区水电问题的同志又来了。从革命老根据地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从自己的家乡来的乡亲，怎能拒之门外，让他们在那儿“稍等”呢？

他离休之后，并不象原来想象的那么清闲。这两年，登门来请他帮忙办事的人反而更多了。这是将军和他的老伴都没有想到的。点缀他晚年生活的，并不都是诗文的绿叶和国画的花朵。也就是说，他撰文作画仍然得见缝插针，挤时间。他还象在职在位那样繁忙。军队里的职务是免去了，但是他又担任了福建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军队信任他，地方政府也信任他，他是作为军队在地方政府部门的代表而任职的。这样，军队方面的一些文件他仍然得看，一些会议仍然得参加。地方上请他分管的对台宣传和落实政策等工作，他也得承担起来。

有一阶段，省委请他担任落实政策检查团负责人（之一），负责给全省县以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委员解决问题。他到长乐县搞过调查研究，给一些民主人士落实了政策，使民主人士们对共产党十分感激。省委为了落实侨务政策，要他召集军队里华侨家庭出身的干部开个座谈会。就在

座谈会上，军区总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反映了一个问题：儿子在军区附近一所小学读书，很能画画，但因为考中学时差了一两分而没有被录取；孩子个子长得高，如果仍然上小学，孩子的自尊心会受到一定伤害；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个特殊的情况，照顾侨眷，让孩子上中学。

将军轻轻地点了点头。他知道，这位护士长的父亲是位爱国华侨，在新加坡很有威望。他决定帮助这位在军队工作的华侨知识分子解除后顾之忧。

将军找到了军区附近一所中学的负责人，那位同志表示同情，也想帮忙，但有难处，须得上面的有关部门的同意才行。可是有关部门的个别人却不同意解决，说了几次都不行。无奈，将军只好亲自给福州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信反映这件事。

一个华侨孩子上中学的区区小事，竟惊动了德高望重的将军！福州市的领导同志也重视起来了，他们立即表示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省侨委也帮忙做了工作。可是，事情到了有关部门，又再次遇到了阻力。将军，一向笑容可掬的将军发火了：“我们动员华侨子女回来上学，可是差那么一两分就不让人家上中学。华侨政策不讲，具体情况也不做具体分析了，真是见鬼！”

那位护士长知道了这一切，含着泪找到将军说：“首长为我儿子的事，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我的心里既感激，又不安。首长年纪大了，我不能让您再为我的事四处奔走了。现在，我准备直接到北京想办法。”

原来，护士长作为一名华侨代表，被选派去参加全国华侨代表大会，不日即将进京。事隔不久，护士长从北京开会回来，特地和爱人一起来看望将军，表达他们深深的感激之情，并告诉将军：孩子上中学的事，已经从北京批下来了，

现在，孩子已经到一个侨办中学上学了。

将军舒心地笑了。

然而事隔不久，他却为另一桩落实政策的事差点落了泪。

金秋十月，阳光灿烂。将军在福州欢庆过建国三十五周年庆典之后，即驱车向闽西革命老根据地进发，准备到上杭、永定等县了解一些情况。

将军下榻在永定县华侨旅行社。

王直将军重返闽西的消息，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，来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。

一天上午，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太太走进了华侨旅行社。她的身后跟着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她的小叔，一个是她患有痴呆病的独子。她说她叫胡莲香，是曾老洪的老婆，特地从下洋乡赶来求见将军。

随行人员向将军做了报告。

“胡莲香？对，她是曾老洪的爱人……”将军自言自语。他想起，那是一九三五年，将军所在的红九团打到福建永定、平和与广东大埔三县交界处，与张鼎丞同志领导下的永、和、埔游击队会合了；他在游击队里认识了曾老洪——一位坚持地方工作的县委书记。从此，他们曾在一起并肩战斗。三年之后，这支游击支队编入了红九团。曾老洪在四连任指导员，他任四连党支部书记。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时，他担任了指导员，曾老洪则留在地方坚持斗争。就在他们依依惜别之时，他第一次见到了与曾老洪站在一起的胡莲香——一位端庄淳朴的闽西姑娘……

然而，这一次再见到的胡莲香，已是一位两鬓苍白的老人了。老太太一见到将军，就伸出枯瘦的双手，紧紧拉着将军的手泣不成声。

“胡莲香，你不是反革命家属，你是一位好同志！”将军感情凝重，深沉地说道。

原来，将军从朝鲜回国，调到福建工作之后，在打听当年老同志的下落时，也问到曾老洪的情况。可是，他听到的却是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：曾老洪于一九四〇年叛变投敌，一九五一年被广东某县公安局逮捕，后被枪决。

革命队伍中出个把败类，这也是难免的。可是事隔几十年后，将军却听到有些老同志对他讲：“曾老洪的事是个冤案、错案……”那时他刚刚离休。不久，他收到曾老洪的弟弟寄给他的一封信，信中申诉说：曾老洪是在一九四〇年搞统一战线时，打入敌人内部搞地下工作的，在敌人营垒内他没有做过危害革命的事。一九四九年春天，曾老洪率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，把起义部队交给刘永生同志后，他就到永定下洋区任副区长了。可是，解放初“肃反”时，广东省某县公安局却到福建来将他抓走，定为“叛徒”、“反革命”，并处以极刑。这件事，连当时在省里工作的张鼎丞同志也不知道。曾老洪死的时候，其妻胡莲香怀有四个月的身孕，精神受到极大刺激，生下了一个有痴呆病的孩子。自此，胡莲香成了“反革命家属”，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现在，胡莲香一家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艰难……

看了这封信，将军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他对曾老洪后来的情况并不了解，正因为这样，他认为此案必须复查。他要在有生之年，为每一位当年的老同志都能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而尽心竭力。

将军把那封来信复印了一份，连同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寄给在省委工作的伍洪祥等同志。伍洪祥等同志收到信后，根据中央纠正冤假错案的精神，立即与广东省委联系，请他们

复查曾老洪一案。刘永生同志对这件事也表示了极大关注。就在将军此次闽西之行的两个月前，广东省某县已认真地将曾老洪一案复查完毕，找到了当年搞假口供的那个人，确认曾老洪为错杀，并按党的政策，为曾老洪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，由他们发给曾老洪的家属抚恤金。这会儿，胡莲香是特地来面谢将军的。

“我们都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。应该感谢党啊！”将军感慨而又关切地对胡莲香说：“吃午饭后，我到你家去看看。”

听说王直将军亲自到下洋乡看望曾老洪的家属，乡里的男女老少都惊喜地跑出来了。胡莲香激动得哭成了泪人。一位银须飘拂的长者也老泪纵横地说：“几十年的事情啦，都有澄清的一天，还有老同志来看望他的家属……”

将军深情地回答：“是啊，我们过去是战友，一起坚持过斗争。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，我们红九团没有他们坚持地方工作的同志支持，当时在这里还站不稳呢！”

胡莲香一家住在一座破旧的三层大圆楼里。这种圆楼在闽西常常可以见到，楼内一般要住几十户人家。胡莲香住在最底层，只有一间房子，又烧饭，又睡觉，内烟熏火，墙壁漆黑，梁柱也东倒西歪。大圆楼里的很多住家早就搬走了，可胡莲香一直带着与她相依为命的痴呆儿子住在这里。看到这些，将军的双眼湿润了……

“请县里研究一下，每个月再给胡莲香一点生活补助费好吗？”将军低声地对陪同前来的永定县负责同志说。

“好的！好的！”那位负责同志连声回答。

象这类关心老区人民的事，在将军二十多天的闽西之行中，比比皆是。他把老区的建设蓝图揣在胸中。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老区呈现出的新面貌，将军感到由衷地